钢与血的痕迹，特种兵生涯大揭秘

呼啸的枪林

Hu xiao de qiang lin

叶扶苏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哑巴的枪

Huibade qiang

叶扶苏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呼啸的枪刺/叶扶苏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
ISBN 978-7-208-06880-3

Ⅰ.呼… Ⅱ.叶… Ⅲ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.T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8648 号

责任编辑 赵蔚华
装帧设计 画儿+晴天

呼啸的枪刺
叶扶苏 著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（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）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23 插页 3 字数 439,000
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6880-3/I·391
定价 38.00 元

目录 Contents

楔子

第一章 新兵蛋子

第一节 新兵叶扶苏 …… <002>
第二节 新兵蛋子们 …… <011>
第三节 训练 …… <022>

第二章 军旅之初

第一节 独立团 …… <031>
第二节 新兵之痒 …… <033>
第三节 一连一班 …… <036>
第四节 家书 …… <038>
第五节 新任务 …… <040>
第六节 大哥,不是吧! …… <042>
第七节 叶氏扯淡电子战系统 V1.0 版…… <045>
第八节 除夕·风波 …… <047>
第九节 授课 …… <055>
第十节 训练! 训练!! 训练!!! …… <057>
第十一节 摸索 …… <060>
第十二节 对抗 …… <064>

第十三节　指导员 …… <069>
第十四节　检查组 …… <071>

第三章　尖兵

第一节　回归之夜 …… <085>
第二节　训新兵 …… <088>
第三节　回家 …… <090>
第四节　狼崽子班长 …… <093>
第五节　军人誓言 …… <106>
第六节　掠地尖兵 …… <110>
第七节　“袋鼠”机长 …… <113>
第八节　树梢杀手 …… <121>
第九节　穿云而下 …… <123>
第十节　意外任务 …… <126>
第十一节　洪水 …… <132>
第十二节　新闻发布会 …… <156>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四章　较量

第一节　“厉兵秣马”……<161>
第二节　红军蓝军……<163>
第三节　突袭……<166>
第四节　苦战……<179>
第五节　斩将夺旗……<187>
第六节　如履薄冰……<193>
第七节　雨天……<197>
第八节　密林……<201>
第九节　变数……<205>
第十节　战机转旋……<209>
第十一节　不速之客……<212>

第五章　砥砺出锋

第一节　走还是留……<226>
第二节　留还是走……<229>
第三节　刀锋之旅……<232>
第四节　目标……<247>
第五节　考核……<257>

第六章　成长的记忆

第一节　人生无常 …… <278>
第二节　未完成的走训 …… <290>
第三节　蚕茧 …… <301>
第四节　怀念 …… <304>
第五节　兄弟 …… <307>
第六节　军校生活 …… <311>
第七节　归队 …… <313>

第七章　和平力量

第一节　试验分队 …… <318>
第二节　“和平力量” …… <321>
第三节　护卫队 …… <329>
第四节　撤侨 …… <334>
第五节　回娘家 …… <341>
第六节　练兵 …… <345>
第七节　鏖兵 …… <346>
第八节　乱局 …… <349>
第九节　变数 …… <352>
第十节　死局 …… <355>

尾声 …… <363>

楔 子

肆虐了一整天的太阳终于落在了大山的另一侧。山脊被涂上了一层金黄，配上漫天的红霞，给人一种壮美的感觉。虽然还是夏天，但山里的气候昼夜温差变化很大；只要没有了阳光的照射，山风中也会透出阵阵寒意。

叶扶苏坐在这块光秃秃大山石上已经整整一天了。除了抽烟，他几乎一动不动，身边的烟头已经快堆成了小山。

这里是解放军某野战部队驻地。山脚下，一片被围墙环绕的建筑群就是这支部队的指挥部和直属队营房。一年以前，叶扶苏就是在这里“一战成名”，开始了他的“刀锋”生涯。

那次演习，作为蓝军普通一员的叶扶苏孤身一人，四天三夜潜行“敌占区”纵深 60 公里，击毙了“敌方”刚刚接任的总指挥以及随行的全部高级指挥员；“摧毁”油料仓库一个，折腾得“敌方”导弹大队整晚发射了 7 分钟的导弹。就因为这 7 分钟，蓝军保存下来了一个坦克营和半个机步团，并以此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

就是这次演习，叶扶苏第一次接触了“刀锋”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区特种作战部队。最后“击毙”叶扶苏的，就是刀锋大队机动分队的分队长宗国疆。

第一章 新兵蛋子

第一节 新兵叶扶苏

老人们常说早立秋冷飕飕，晚立秋热死牛。今年的立秋是在晚上，所以都已经9月中旬了，天热得还是让人大汗淋漓。与闷热的天气相呼应的，是北京火车站新兵报到处的喧嚣。标语、横幅、各区县给新兵送行的领导，以及电视台的采访记者，把本来就热闹的车站大厅搞得乱七八糟。有的地方甚至搬来了锣鼓家什。

告别泪眼婆娑的妈妈和同样泪眼婆娑的姨妈，叶扶苏逃跑似地冲上了二楼候车大厅。回过头来看着兀自不停挥手的母亲，19岁的叶扶苏有了种酸酸的感觉。

“在我们老家有个风俗，出门办事的人不能总是回头看送行的家人，这样的人就是长不大的嫩后生，出门也不会成事。”说话的是一个佩戴着少尉军衔的高大汉子。

浓眉大眼、身材魁梧，整洁的仪表，一丝不苟的军风纪，绝对是叶扶苏心目中，或者说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标准的解放军形象。

“杜为国，来接你们这些新同志的。”看着愣头愣脑的叶扶苏，军人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少尉好！”叶扶苏下意识地按照自己理解的标准军姿立正站好，给杜为国敬了个军礼。

行！这个新兵不赖，这还是第一个向自己敬礼的新兵呢。还了礼的杜为国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：“跟家属告个别，车快开了。”说完，向着叶扶苏的母亲站立的方向又敬了个军礼。

一路上，叶扶苏怎么也抢不过来自己那个大背囊。谁知道那里究竟装了些什么呀。估计老娘把家都快搬来了。几乎小跑着才跟上杜为国，几十公斤重的背囊，在少尉手里跟拎个女士挎包差不多。叶扶苏心里对军人敬佩不已。

候车室坐满了身穿绿军装，头戴作训帽（还没有领章和帽徽），胸挂大红花的新兵们。

新（兵）训（练）队三连二排二班，这是叶扶苏在部队的第一个去处。巧的是杜为国就是这个排的排长。“呵呵，缘分啊。”把叶扶苏领到一处坐下，杜为国说了一句就又转身走出了候车室。

“又来一个，你也二班的？”问话的是坐在对面的一个黑小子。表情丰富的小黑脸，梗着脖子，一高一低的眉毛下不停打量着的眼睛，再加上一刻不停玩弄背包带的双手，黑小子给人的感觉多少带有些痞气。

“嗯，叶扶苏，你呢？”从兜里摸出烟的叶扶苏顺手扔给了黑小子一支。

“谢了。马野。”

坐在右边的人拒绝了叶扶苏递过来的香烟:“我叫里羽,里面的里。”

“王东剑”、“李靖”、“安康”、“曲海涛”……片刻之后,这群年轻人已经变得熟悉起来了。毕竟都是同龄人,都处在爱说爱动的年纪。

“说说,哥几个当兵前都是干什么的?”除了黑小子马野,另一个活跃分子就是左边的王东剑:“我原来在有色研究院当工人。”

“我是饭店的客房(服务员),香港饭店”,这个是李靖。

“东四练摊儿”,马野眯着眼吐了一个烟圈,“老爷子嫌我不省心,找了个老战友把我送这来了。”

里羽和安康、曲海涛是当年高考落榜的应届高中生。都是属于不想在社会上瞎混,听了地区人武部征兵负责人的“慷慨陈词”后,来到了部队。

“我上学,大二,学计算机的。”叶扶苏最后一个说道。

“大学生当兵?怎么想的?”“我靠,真的?”“啊,大学生也当兵?”……叶扶苏的介绍引起了小哥几个的兴致。

这也难怪,90年代中期,大学还没有后来那么普及。上大学、毕业分配个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道路。更何况叶扶苏学的是刚刚开始热起来的计算机专业。别说这几位,就是叶扶苏女朋友(估计应该用过去式了,这次叶扶苏走,那个女孩根本就没露面)都觉得他有病。

“太憋闷了!”叶扶苏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。不知道是在说候车室,还是在解释为什么当兵。

事实上,叶扶苏来参军可是酝酿已久了。久到叶扶苏自己也忘了什么时候开始的了。1977年出生的他,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。三岁多一点,学富五车的外公就开始教叶扶苏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。五岁半上学时候(早上学是姨妈的主张),唐诗三百首已经基本上会背了。什么乘法口诀更是不在话下。甚至外公还通过教古文的方式,让叶扶苏学过一小部分的《九章算术》。不单如此,祖籍沧州的外公从小就教叶扶苏舞刀弄枪,学写字用的是毛笔,看小人书外公都引导着临摹里面的图画。按照后来外婆的回忆,从故宫博物院退休的外公,简直把叶扶苏当作国子监的学生了。退休在家的外公,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外孙。而叶扶苏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学。原因很简单,整个胡同,没有一个小于10岁的孩子。没人一起玩的叶扶苏也就只有跟外公玩了。

当然,外公还有外公的事情。比如去琉璃厂(北京的古董街),去故宫博物院拜访老朋友。这个时候通常小家伙会自己想办法打发时间。像试验一下没有玻璃的路灯能不能亮;检查一下房顶上的瓦到底有几层;用图钉计算一下自行车外胎的厚度什么的。

小学课程在记忆里,还没有外公教的《论语》难呢。倒是多了很多的小伙伴,让从小没有同

龄玩伴的叶扶苏很开心。小学的生活在不停地受表扬，考双百中平淡地过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搬到同院儿住的张爷爷，一个全国闻名的老中医。膝下无子的张爷爷，一搬来就对这个“小大人”喜爱得不行。好吃的、好玩的自然是不用说了，就是一身中医针灸、推拿，外带耍大刀的本事也没少教给他。虽说是哄孩子的成分居多，但是从小习惯背这背那的叶扶苏还真的记了不少药方。直到五年级，叶扶苏给同桌的女生“治发烧”后，这种“教学”才不得不停止。吓坏了的女孩父母，和同样吓坏了的母亲足足提心吊胆了好几周……

初中一年级，不知道是受外公去世的影响，还是其他的原因。在外人看来，叶扶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小的时候看着挺调皮的小家伙，变得懂事了，长大了。每天除了看书还是看书。凭着小时候打下的学习底子，轻松地应付着中学课程。邻居张爷爷的去世，让叶扶苏彻底没处学东西了。只好看书，家里的书看完了，叶扶苏就让姨妈给办了张图书证到图书馆去借。学习用功、老实稳重是家长和老师对叶扶苏的看法。但这不包括他的那几个死党。这几个死党跟叶扶苏一样都是班干部，也都是学习很好的“好学生”。只是他们凑到一起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学习。

多少年后，谁要是提起那个老实用功的好学生叶扶苏，这些死党一定会举出无数个例子，让人改变看法。最常见的是两个例子，其一是所有外校的小痞子都会绕着叶扶苏走。作为重点中学的“好学生”，不可能在“痞子界”建立这么高的威信。而且，据比较接近这些小痞子的同学说，一个很出名的小痞子，好像因为一句“他×的”被叶扶苏打得住进了医院，吓得说梦话都是你饶了我吧、我服了。自然，对此叶扶苏极力否认，否认的理由是：要是我打的话警察早就找我了，估计这哥们是让蚂蚁绊着了。

其二就是初二放暑假前，叶扶苏花了一中午的时间，把屡次得罪一个哥们（其实是个姐们，班里的卫生委员，自然得罪了不少人）的某女同学椅子靠背，加工成了布满细小倒刺的“钉板”。下午上课，随着一声惨叫，和下意识地站立起来引发的衣服撕裂的声音，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一件几乎撕掉了整个后背的衬衫，加上一个哇哇大哭的女孩，在这群初中生的眼里别提多有意思了。这时候，身为班长一脸严肃的叶扶苏站了起来，“别笑了，你们怎么这样呀。谁有多余的衣服……”事后，卫生委员送这个女孩子回家换了衣服。回来的时候，两个女生成了朋友。很多年以后，直到一次婚礼上，这件事才被卫生委员不小心说露了。

高中的时候叶扶苏迷上了航模和散打。前者家里和老师是支持的，毕竟对于学习一直不错的叶扶苏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教于乐的放松方式。而后者，叶扶苏是瞒着家里人的。直到高三，鼻青脸肿的叶扶苏，抱回家一座“北京市业余散打比赛羽量级冠军”的奖杯。这也让母亲明白了，为什么他能够把一个冲着他说“你他×的”的小警察打得鼻骨骨折。

那件事情的起因纯粹是一场误会，给教导主任送报纸的叶扶苏，被误会成了要被传唤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另外一个人。莫名其妙被勒令蹲下自然不干了。冲动的小警察一边骂着，一边冲过来就是一脚。结果，打水回来的教导主任，看到的是屋里有三个人，一个捂着鼻子，一个举着警棍，另一个抄起了椅子……

高中的爱好并没有耽误叶扶苏的学业，没费太大劲就考入了北京某著名高校计算机系。然后就是上课、交女朋友、学抽烟、打工赚钱，一切按部就班，直到他“不知道抽什么疯”(——前女友原话)地报名参了军。

也许别人不理解叶扶苏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能说明白为什么要去当兵。但是，母亲还是非常能够了解叶扶苏的心理。

别人眼里，叶扶苏是个好孩子。学习好、懂事、勤奋、听话、开朗、孝顺……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“五好”学生，是所有同龄人和小弟弟、小妹妹们的榜样。不过，母亲知道这只是叶扶苏的一个侧面。大多数人看到的也只是这个侧面。

从小，这个孩子就充满了好奇心，外公诱导式的启发教育，让这孩子觉得学习很有意思。求知欲和获取知识后的成就感，成了这孩子学习的原始动力。数数房上瓦有几层和看看没有玻璃的灯是否能亮，绝对不是淘气，是真的好奇。比如知道灯泡发光发热的道理后，小家伙自己做了一个有线的点火装置：一头是磨破了的小灯泡并装满火药，把鞭炮捻插到火药里，一头是经过长长的电线连接的电池，通电、钨丝发热、引燃火药和炮捻。很安全的放炮方式。当然，把邻居家的猫吓得好几天不敢回家。

好奇不安分(说好听的是好学)、有心计(说好听的是聪明)，这还不是最让人头疼的。这孩子最不让人省心的，就是倔强和胆大。由书呆子气演化而来的倔强，简直像足了古书里的那群“拗相公”；只要认为对的事情就没有不敢干的，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外公和邻居张爷爷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两个倔老头，一个敢在1938年的北京痛打酒后闹事的日本人；一个更是扔了祖传的中药店拿着大刀片子跟鬼子拼命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对的，属于那些“有所必为，虽死亦为”的事情。可对于现在的叶扶苏而言，有“虽死亦为”的事情么？或者说有必要么？打警察、把人打住院，说什么理由都不可能接受。至于其他的那些毛病，跟这几条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了。

过于顺利的人生经历，让这孩子没有挫折的经验，相反倒让这孩子有一种缺乏刺激的感觉。大学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；什么样丰富多彩的生活对他也都过于循规蹈矩；从小知道的那些“封狼居胥”、铁马冰河的故事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。所以他要去当兵。

母亲的支持让叶扶苏感到极其意外。一天的长谈，不仅使叶扶苏对慈母有了更多的敬爱，也让叶扶苏更加了解母亲，更加敬佩母亲。倒是从来对叶扶苏极度溺爱的外婆，差点让叶扶苏改变了主意。要说什么人能让叶扶苏违心地做某件事，恐怕只有外婆了。好在老人家还是坚持了一贯的溺爱立场，在母亲、姨妈和舅舅的劝说下，同意外孙的选择。

“新兵同志们注意了！我是你们新训队的队长！大家按照分配好的班、排站好队，跟着你们的班长到站台上去！”

听到命令的新兵们立刻乱成了一锅粥。断了背包带的，掉了洗脸盆，找不到队伍的，叮叮当当，稀里哗啦，队列简直成了吵蛤蟆坑。叶扶苏他们这个班在叶扶苏和马野的带领下，相互帮忙背上背包。叶扶苏早就注意到了，穿过检票员的办公室，有一道缓坡可以直接到月台上，根本不用排队、走天桥。带着全班挤向了检票员办公室门口，马野让王东剑去找杜排长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几个谁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班长。等了好一会儿，王东剑才一个人走了回来，没看到杜排长。看着已经走了一大半的新兵，叶扶苏和马野一商量，干脆自己进去了。

“看，杜排长！”透过检票员办公室的窗户，里羽看到了正在月台上指挥上车的杜为国。

“走！”看到“亲人”的新兵蛋子一窝蜂地冲上了月台。

“你们怎么从那出来了？你们班长呢？”看着这群兴高采烈的新兵，杜为国直犯愣。

“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班长，也没人管我们。叶扶苏说可以穿过检票员办公室过来，我们看到你，就过来了。对了，他还让王东剑和曲海涛帮我和安康背了些行李，还给我们烟，我没要，不过马野给我们买的水我要了。”好孩子里羽带着哭腔，比划着叙述着刚才的经历。叶扶苏、马野和王东剑则聚在一边，对着洋相百出的新兵们指手画脚小声说笑着。

怎么会没人管他们？他们班长呢？这要是丢几个新兵在外面没人管，那秦营长（新训队队长）还不炸了。哈，这个叶扶苏还行呀。知道观察一下周围情况，而且能在这么短的时间，让这几个新兵按照他的思路行动，相互帮忙杜为国边想边走到聊得正欢的叶扶苏身边：“好啊，你们先跟我上车，我去找你们的班长。”

跟着杜为国走进车厢，叶扶苏和马野手脚利落地爬上座椅靠背，王东剑则接过大家的行李，一件件递了上去。

“你们就坐这里，我去找你们班长。”在里羽耳边说了几句，杜为国放心地转身走了。

工夫不大，杜为国带来了一个涨红了脸，满头大汗的敦实老兵：“这是你们的班长，陈平！”

刚刚坐下的二班新兵马上站了起来，七嘴八舌地说道：“班长好！”“您好班长！”“班长，坐！”

“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坐，你们坐！”陈平现在总算松了口气。“还好这帮城市兵不傻，不然我可惨了。”刚刚杜排长指给他二班的位置，阴差阳错的陈平走到了三排二班。又是买水又是提行李，搞得三排二班班长直发愣。以为对方是发扬革命互助精神，相互间客气得不得了，着实的让新兵们感受了什么叫战友情谊。

问清楚了新兵们的姓名，陈平仔细打量了叶扶苏好一会：中等个头，白白净净的，与坐在边上的马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黑白分明的一双眼睛显得挺有神，但总好像在想着什么事情。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，就是微微向下撇着的嘴唇显得有一股子满不在乎的傲气。不像一

般的城市兵那么吊儿郎当(当然也没有农村兵的那种憨实),一举一动都显得挺沉稳的,让人感觉到一种自信。“排长对这个兵的感觉不错,让我多注意他一些。看样子排长想拿他当个典型。”

陈平在打量叶扶苏,叶扶苏也在琢磨着陈平。看得出来,陈班长是个农村来的兵,厚厚的嘴唇显得人很憨厚。对于憨厚老实的人,叶扶苏一向比较尊重。

“哇……妈!”火车刚刚开动,一名失控的新兵突然跳了起来,推倒了面前的带队班长,向着车门猛冲过去。

坐在过道边上的叶扶苏猛地站起来,从后面勒住了这个新兵的脖子,另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了新兵不停挥动的玻璃杯。紧挨着叶扶苏的马野几乎同时跳了起来,一个干净利落的由后抱腿摔,把发疯的新兵和叶扶苏一同压在了地下。赶过来的老兵们七手八脚地把三个人拉了起来。

“这样的人也当兵!哥们没事吧?”满脸鄙视看着那名新兵,马野拍了拍叶扶苏的肩膀。

“哦,没事,反正我下边还有个垫着。”同样满脸不屑的叶扶苏顺手把抢过来的玻璃杯放在了桌子上,转过头来看着马野笑着说道:“行呀,够利落的,一看就练过。连我也没反应过来。”

“误会,误会。谁知道你反应这么快。”马野边笑边坐了下来。

“呵呵,鬼子和伪军打起来了。”惟恐天下不乱的王东剑嬉皮笑脸地说道。

“你才鬼子呢,老子是八路军飞虎队。”刚坐下的马野照着王东剑就是一脚。

“就是,老子是解放军。”叶扶苏也趁机在低头揉腿的王东剑头上来了个“毛栗子”。

几个老兵一边安慰还在哭闹的新兵,一边低声商量着。很明显,刚刚这名新兵的突然失控,给本来就对未来艰苦生活充满恐惧的新兵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很多新兵眼圈都是红红的。匆匆赶来的新训队队长秦治国皱着眉头,不停地和身边的教导员交换着意见。

失控的新兵是三连二排一班的。黑着脸的班长周杰一边安慰新兵,心里一边冒火:这是什么鸟兵呀。别的班都没事,就我这出事,这城市兵就是娇气。多大了,还好意思叫妈。看来以后要加强训练。不管你来之前是什么身份,到了军队就要有个兵样。这次城市兵的比例也太大了,有文化没看出来,倒是娇气和痞气见识了不少。

排长杜为国站在过道上,两条眉头几乎拧在了一起。刚刚杜为国挨了秦治国一顿数落。部队就是这个样,没有那么多的理由和借口。你这个排长没有及时发现问题苗头,没有跟班长们遏制住问题发生就是失误。

同样也认为城市兵有些娇气的杜为国,并不像手下几个班长那么抵触这些城里孩子。二排这次城市兵比例最大,全排几乎一多半都在这节列车上。城市兵娇气、滑头、懒惰几乎成了

二排几个正副班长的口头禅。刚刚的新兵失控事件，肯定会成为下一次班长们抱怨的事例。但是，城市兵也有聪明、机灵、掌握新知识快的优点。不能让什么城市兵、农村兵成为区分新兵的标准。

对于手下这些班长们，杜为国还是很满意的：一班长周杰是个炮筒子，但是军事素质过硬，战术、射击、格斗样样都在独立团拿得上台面，是集团军里有名的尖刀班班长，已经带了两年的新兵。副班长柳河也是上一批新兵中的尖子，为人稳重细致，正好和粗线条的周杰搭配。三班长是马上要提干的李永超，去年荣立了三等功。副班长刘力是一个超期服役 3 年的老志愿兵，几乎年年带新兵。二班长陈平与杜为国来自一个连，为人厚道踏实，很能服众，原则性强，工作扎实、耐心，尤其是擒拿格斗和射击更独立团的冠军。刚当兵一年就已经被团长内定为“抱窝的老母鸡”了（作为部队骨干重点培养）。就是二班副突然得病住院了，估计赶不上这次的新兵集训了。看来自己要对二班多照应些了。

目光转向二班的几个新兵。其他新兵不是被刚刚的事情吓了一跳，就是闷着头想家。二班这几个新兵却在兴高采烈地打打闹闹，满不在乎。刚刚两个新兵的反应有些出乎杜为国的意料之外。接触不到两个小时，叶扶苏和马野就给杜为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搞得好这两个会是新兵的尖子，搞不好就成了两头冒尖了。看来要跟陈平先打打预防针。

“坐好，坐好，别闹了。”安抚完新兵回来的陈平制止相互打闹的新兵。冲着叶扶苏和马野点了点头说了声“好”，就再也没有下文了。

“班长，他怎么了？”坐在陈平边上的里羽疑惑地问道。

“乖宝宝，想妈妈，还能怎么着？你也来一段？”马野没好气地瞪了一眼里羽。

“这么大反应？没事吧。”曲海涛抻脖瞪眼地看着还在抽泣的新兵。“不会疯了吧？这就想家了？！”

“这才想起来想家呀！还真不是一般的反应迟钝，我没出门就开始想家了！”叶扶苏阴阳怪气冲着马野大声说道。

刚刚安静下来的车厢，被二班这几个胡说八道的新兵搅得哄堂大笑。不过，倒也冲淡了不少新兵突然涌起的离家伤感。

“小点声，别胡说。刚刚离开家，心里有些别扭，这很正常。”差点被自己的这几个新兵气乐了的陈平努力严肃地说：“每年新兵都有这样的，到了部队就好了。部队是个大熔炉，经过教育和锻炼，你们每个人都会喜欢上部队的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我们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。”

“是不是还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？”一直没有吭声的李靖突然转头盯着陈平问道。

“指导员没说呀！”下意识地回答完李靖，看到几个新兵一脸坏笑的表情，去年还是新兵的

陈平明白过来了，自己上当了。

这群鸟兵！

坐了一夜火车和汽车，总算到了新兵集训驻地。乱哄哄的整队过程，让几个急脾气的老兵大有动手打人的欲望。

“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熊兵呀，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。就这德行能在三个月后变成合格的士兵？”老兵们大大的怀疑着，虽说他们中很多人一年、两年以前也不会比现在的这群“熊兵”有更出色表现。

明明命令要求按照从高到矮排队，可是新兵们站出来的队列，就像农村的篱笆墙，参差不齐。才停留了不到20分钟，满地的果皮、纸屑，让人感觉这里像个夏令营。精心打扫的新训队驻地，让这帮鸟兵搞得乱七八糟。

就算没有受过训练，齐步走总该会了吧。都一顺边了，还在那昂首挺胸地走呢。虽说老兵们自己有很多也不过才一年的军龄，但经过部队的锻炼，习惯了干净利落执行命令的新兵班长们，对这帮新兵蛋子失望到了极点。

“唉！快看，哨兵手里有真枪！”（废话，又不是小孩打仗，枪还能是假的。）

“那是坦克吧？”（好像发现外星人一样的新兵，指着一辆悍马高兴得直蹦。）

“那个高楼就是我们的新家吧？”（怎么听怎么别扭。）

“好了，好了，都闭嘴！现在开始点名！”一个上尉跳到了水泥台子上，像轰苍蝇一样地边挥手边说：“点到名的回答——到！”

“程建国！”

“唉，来喽！”一个人高马大的新兵拖着地上的行李冲出了队列。

“站住，站回队伍中。我说了，回答到！”

“哦，到。”

“大点声！”

“到！！！”不知道是有意起哄还是真的很卖力气，这声“到”说得怎么都让人联想起了太监。从此，“程公公”的称呼就伴随着程建国直到复员。

点名、整队就在新兵们洋相百出中结束了。陈平的二班在马野掐着里羽脖子，把个子最小的他扔到队尾后，很快地整完了队。点完名，稍息、立正！（陈平看来，除了叶扶苏和马野，其他人连怎么站着都不会。）在“首战用我　用我必胜”的标语下，陈平简单地说了些注意事项，征得排长的同意，陈平将二班带到了自己的营房。

不大的屋子收拾得干净整齐。上下两层的军用铁床不知道擦了多少遍，显得黑亮黑亮的。几张桌子拼起来放在了屋子的正中间，靠墙放着一溜脸盆架子，墙上贴着不知何年何月

的过期日历。两个坐在床上的新兵看到陈平赶紧站了起来。

“班长好!”

“你们好!这是你们的新战友,今天起,咱们这个班就算是满员了。你们相互认识一下。”陈平边说边把手中里羽的背囊放在了一张还没有被褥的床上。

“战友耗(好)!俺是闪动(山东)人,掌趁(张晨)!”

“我六静窜儿(刘景川),死窜人儿(四川人)!”

“俺山顶洞人,嘛业(马野)~”马野顺手把行李扔上了叶扶苏的上铺,怪腔怪调地学着张晨的山东口音。

陈平皱着眉头拍了马野一下,用表情制止了这小子继续胡闹。一路上的接触,让陈平挺喜欢这个黑小子。虽说有点捣蛋,但是挺机灵,也挺懂事。还有那个叶扶苏,感觉上挺成熟,有头脑,对周围的人也不错,能服众。难怪排长挺看好他的。凭感觉,陈平知道叶扶苏和马野都受过一定的基础训练。在车上,陈平知道了叶扶苏是个大学生,参加过军训;而马野来自一个军人家庭,一直生活在部队大院。有两个骨干,这让陈平觉得心里轻松了不少。里羽有些娇气,锻炼锻炼就好;王东剑有些咋唬,不过人挺热心的;其他人也还不错。

来自黄土高原的陈平也不过才当了一年兵。从小到大,陈平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红过脸,老实厚道的陈平训练刻苦,憨厚质朴。从小生活在农村,让他对于在部队吃的这点苦,没觉得什么。这次带新兵,可以说既是部队对自己的考验,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培养。

“好在这些兵看起来还不错。”陈平心里想。

“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!以后我们就要在一起生活、训练、学习。希望大家努力训练,相互友爱,相互督促,共同进步。小叶,小马,小里,你们三个跟我去领生活用品。其他的同志整理一下内务。”陈平说完,冲三个人一挥手,率先走出了二班宿舍。

水壶、扫帚、马扎、拖把、抹布,再加上一堆的本呀,笔呀的。让三个新兵每人手里抱了一堆东西。

里羽兴奋地走在最前面,嘴里还小声哼哼着。马野和叶扶苏走在陈平的两边,听着陈平介绍独立团团史。

“咣当!”正走在拐角处的里羽,被突然冲出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手里的水壶一下子飞到了窗台上。

“我靠,干什么呢!看着点呀!”来人站稳后,下意识地推了一把里羽。立足未稳的里羽趔趄着坐到了地上,头重重地撞上了窗台,鲜血顺着头流了下来。四周的人一时呆住了。

反应过来的叶扶苏扔了手里的拖把,顺手用新抹布捂在了里羽的头上。而此时,马野已经大叫着冲向了还在手足无措的来人(一样的新兵蛋子,此刻正看着里羽头上的伤口发呆)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